

轉折跌宕「學海無涯」專攻中外關係歷史

紀宗安

春風化雨半生

奉獻「一帶一路」

回顧這70年，
我的每一個人生轉折，
都留下了時代的烙印。
撫今追昔，我想說的只有感恩和無憾了。

——紀宗安

►紀宗安在廣州接受大公報專訪
大公報記者盧靜怡攝

對生於1949年的暨南大學原副校長紀宗安來說，今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。往年，素來低調的她很少慶祝生日，「一家人吃頓飯就過去了」。而今年，離生日還差數月，紀宗安的手機就響個不停。遍布各地的學生絡繹不絕地打來了問候電話。原因顯而易見，很快紀宗安將迎來人生第70個生日，哺育她成長成才的新中國也將迎來70華誕的慶典紀念。於無涯學海歷多次跌宕的紀宗安，始終忠於自己的志向，學而優則教，輾轉當上暨大副校長，春風化雨半生，退休後仍為自己專攻的中外關係史研究勞心勞力，無負全球熱議擁抱中國「一帶一路」倡議的時代大潮。

大公報記者 盧靜怡

1949年，新中國成立前後，海外留學生紛紛回國，紀宗安父親就是其中一位。新中國對知識分子的重視，讓紀宗安得以在這片土地上出生、成長。「這也許是我人生的第一個轉折吧。」紀宗安溫和地笑說。

關於童年的回憶，是跟家人住在教授樓裏，衣食無憂。紀宗安不無感恩地說：「我是共和國的同齡人，生在紅旗下、長在紅旗下。尤其是在新中國的環境下，在讀書方面，真是一帆風順。」

紀宗安上高一時，文化大革命爆發，校園被陣陣「打倒牛鬼蛇神」的口號聲淹沒。自此，與共和國同齡的那一代人輟學了近十二年。

18歲時，紀宗安作為知青上山下鄉。她清楚記得，抵達甘

肅山丹軍馬場時第一眼所見的風景：遠處是朦朧而冷峻的祁連山，四周是遍布沙礫的黃土地。而她心中滿是迷惘。

讀研究生：我還沒學夠

1977年，高考恢復，紀宗安迎來人生第二次轉折。那一年，28歲的紀宗安作為張掖文科「榜眼」考入蘭州大學歷史系，一讀就是七年。當中還有一段插曲。

本科畢業時，大家都忙着趕赴所分配的崗位，只有紀宗安巍然未動。她早已決定繼續讀研究生。在時人看來，這顯然不是一個好選擇，她的老師也屢次為此找她談話。說到這裏，紀宗安神情凝重，語帶激動。「老師問我為什麼還要繼續讀書，我只說了一句話，他們就再也沒說什麼。我跟老師說：『因為我沒學夠』。之前整整耽擱了十二年，我還沒學夠啊！」

南下廣州 拜師學術泰斗

80年代，隨著中國國際地位的不斷提升，古代中外關係史的研究日益受到學界重視，而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是中外關係史的兩大研究重點。「我之前一直研究陸上絲綢之路，而朱傑勤教授則是南海、海上絲路的研究泰斗，還是整個中外關係史學科的奠基人。」紀宗安說，「朱老師幾次在會議上大聲疾呼，作為泱泱大國，中國不能沒有中方視野下研究的中外關係史。」

為了考取朱傑勤教授的博士生，紀宗安在研究生畢業後，做了她人生中最重要的決定——南下廣州。那是一個很大膽的決定，紀宗安已取得了西北大學的教職，家人在西安，而丈夫在成都，到南方將會舉目無親。

「其實當時也不知道考不考得上，只想盡力一搏。」三年後，紀宗安成為了暨南大學首位女博士生。這成為了她人生中第三次轉折，她從此留校任教，穩紮穩打，一步步躍升為暨大副校長，直至退休。

師從朱傑勤的紀宗安，也見證「一帶一路」研究的發展。「現在對『一帶一路』方面研究經費，比過去大幅增長。還有很好的學術環境和物質條件，學者可以心無旁騖地坐下來做學問。」她開心地告訴記者，近年不少年輕學者，已經精通西域國家語言，利用一手文獻做研究。「這比起當年，又是一大進步。」

如今，紀宗安還擔任一些社會兼職和學校的本科教學指導工作。今年邁入70歲的她不但沒閒下來，反而更忙碌了，總是風風火火地趕赴各地參與研究活動。接受採訪前，她剛從四川交流回來，在穗與記者面談採訪後，第二天又赴京參加學術會議。2013年「一帶一路」倡議的提出，讓她研究的領域前所未有地受到關注。作為共和國的同齡人，她感慨道：「總覺得時間不夠用，一定要抓緊時間做事。」

▼紀宗安（左二坐者）在就讀博士生時，在導師朱傑勤教授（右）家裏上課 受訪者提供

1977年
●以張掖地區文科考生第二的成績被蘭州大學錄取

1988年
●從暨大博士畢業，開始留校任教。從1991年起，歷任暨南大學歷史系主任、文學院副院長、教務處長等職，2002年始任副校長直到2010年卸任

2014年

●退休，仍主持科研項目，指導博士、碩士研究生，並擔任廣東省老科學技術工作者協會常務副會長等職，仍頻繁在校內外多項社會公益工作和學術活動中忙碌 盧靜怡整理；紀宗安口述

新中國70年教育發展

●《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》確定了新中國的文化教育方針，指出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文化教育為新民主主義的，即民族的、科學的、大眾的文化教育」

1951

●《關於改革學制的決定》頒布，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一個學制，一直沿用至今

1952

●全國統一高等學校招生制度建立

1956

●《關於掃除文盲的決定》發布，國家採取各種措施在廣大工人、農民中開展掃盲教育。1949—1965年間近1億青壯年文盲脫盲，文盲率下降至38.10%

1977

●中斷7年之久的高考恢復招生

▼暨南大學吸引眾多港澳台僑學子報讀 大公報記者盧靜怡攝



1978

●派出第一批52名公派赴美留學生，自此中國開始大規模向歐美等發達國家派遣留學生。小學教育基本普及，淨入學率達到94%

1984

●國家頒布自費留學政策，次年留學人數增幅超過50%，總人數近5000人

1986

●開始普及九年義務教育，至2011年全面普及九年義務教育

1992

●國家出台「支持留學，鼓勵回國，來去自由」的留學工作方針

2001

●中國加入世貿組織（WTO），次年自費留學人數突破10萬人

見證惠港政策 難忘報考熱潮

80年代的廣東是改革開放先行地，紀宗安仍記得初到廣州時「耳目一新」的感覺。「廣州的人際關係簡單得多，人們之間很坦誠，很直言。」她記得，即使有老教師穿着塑料涼鞋和洗舊發白的制服站在講台上，也不會引起別人的關注。「這裏有一個清靜的研究環境。」

廣州毗鄰港澳，位於廣州的暨南大學又是著名的僑校，紀宗安為此與香港結下緣分。她從2002年開始負責暨大對港澳台僑等地區的招生工作。「我們還有駐港辦，配合招生工作。」

從2006年起，港澳新生與內地生實行同等收費。「新收費政策讓港生學費降一半，引發港澳生報考暨大的熱潮。」紀宗安難忘當時那場面：當年報考暨大的港澳台僑及境外學生近4000人，超過歷年水平。

「對港澳生培養成本很高，新政出來後，我們還是堅持為港澳學生單獨開班、分流教學。學費便宜了，教育質量依然保持不變。」她說，為此，學校學費收入

一下子減少了3700萬元人民幣，學校最後成功向國家申請專項撥款補貼。「可見國家對港澳學生的關心和重視。」

對於最新出台的《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》，紀宗安認為：「這為港澳生和暨大提供了一個更大的交流平臺。」今年，暨大對港澳台僑招生規模提升到2300人。值得一提的是，隨着大灣區對理工科人才的需求增長，除了傳統的熱門商科外，更多港生開始報讀醫學、建築、土木、計算機等理工科專業。



▲紀宗安參與1988年博士論文答辯時的留影 受訪者提供



▲在「文革」時期，紀宗安上山下鄉來到了甘肅山丹軍馬場工作。圖為紀宗安重回馬場的留影 受訪者提供

